



1 3
403
127



43
127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一

齊產部一

田

釋名曰土已耕者曰田田墁也五稼墁滿其中心也

尚書禹貢曰冀州厥田惟中中孔安國曰田之高下肥兗

州厥田惟中下第六青州厥田惟上下第三徐州厥田惟上下

第揚州厥田惟下下第九荊州厥田惟下中第八豫州厥田惟

中上第四梁州厥田惟下上第七雍州厥田惟上下第一

周禮春官下籥章曰凡國祈年於田祖歌豳雅擊土鼓以

樂田峻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

又地官司徒之職曰均土地以稽其人衆而周知其數上

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家二人下

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一人鄭玄曰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上地所養



田八幡中

新定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州八田同八治
月八田同八治
州八田同八治
所購以贖一贈

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
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二人以至於
十人爲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
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
賦凡稅斂之事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也
界其制似井之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途之
字因取名焉
又曰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
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也以厘里任
國中之地以塲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買田任近郊之地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
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
疆地謂廛里者若今邑若居之田矣廛人居之區域也里
樊圃謂之園宅田者致仕者家所授之田也孟子曰卿已
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蓄牧者受田也官田
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也天子使大

夫治之自此以外餘地皆然
禮記月令季夏曰後五日大雨時行乃燒薶行水利以殺
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雜謂地芟草也此謂欲耕
月大雨流水潦蓄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耕稼也
又王制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一里方三百步方十里者爲方
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
十億畝億今十萬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億萬
今萬也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冀州自南河至於江千
里而近豫州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荊州自東河至於
東海千里而遙徐州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亦冀州
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雍州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
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
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計方百里者爲田九千

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以一大國為率其

又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稅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

古者謂殷時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曰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分其地境界未定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北有重鄉城

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

之分曹地自洮以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文仲不書請田而已非聘享會詞也

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又宣公下十五年曰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籍周法民耕百畝

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以此以豐財也

又襄公六日子產治鄭使田有封洫洫溝從政一年輿人誦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

與之及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產闢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又哀公上曰季孫欲以田賦兵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

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問卒日也

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不答

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度於禮施

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

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

行又何訪焉弗聽為明年用田賦傳

又哀公上日子胥曰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

穀梁傳宣公五年曰初稅畝宣公履畝擇而稅之也

古者田什一而

耕

不可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籍言借民力十井而為公初稅非正也

毛詩小雅白華曰漉池北流浸彼稻田漉流貌箋云池澤浸潤稻田使之生

殖

又甫田曰俶彼甫田歲取十千俶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

又大雅崧高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徹治也箋云治者正其井收定其賦

稅

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二歲曰新田詩曰千

三歲曰畚易曰不菑畚

史記曰魏文侯使李悝作畫地力之教悝苦以為地方百

里提封九萬畝理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

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碩矣必雜五種以備

災害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為風雨損也

又曰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三晉謂韓魏趙

三晉謂韓魏趙

地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

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

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

國富兵強天下無敵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乃使

水工鄭國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

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國國曰

始臣為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用注

慎闕之水既澤鹵之地四萬頃收皆畝一種於是關中為

沃野無凶年命曰鄭國渠闕音於

又曰王翦將行請善田宅園池甚眾始皇曰將行矣何憂

貧乎不謂土之數又與田二十

戰國策曰魏叔座為將攻韓趙勝之魏王賞田百萬座曰

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棟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鼓之

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右手之倦賞臣可也若以存
功臣何力之有焉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賞田二十萬
以座不掩土之迹又與田二十萬

漢書晁錯奏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至秦則不然用商鞅

之法改帝王之制一歲屯戍萬計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

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或耕豪民

之田稅十五稅如淳曰故貧民常衣馬牛衣而食犬彘之食

又董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人

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無立錫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

井田法雖難狃行宜少近古限人占田以贍不足塞兼井

之路然後可善治也上不能用

又曰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卜式尤欲助費於是以式終

長者乃召拜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

以諷百姓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

豆不贍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

十畝以供車馬

又曰楊惲免官常不得志乃歌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

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又曰張禹為人謙愿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

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漑灌極膏腴上價

又曰甯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買不至千萬安可比於人乎

乃賞貸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致產數千萬為

任俠持吏長短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又溝洫志曰太始三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

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涇渭中漑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

白渠民歌曰田於河許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
鍤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稷
黍

後漢書曰光武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
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覆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
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愁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
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
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長壽街上得
之抵欺帝怒時顯宗為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
郡勅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
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
制不可為准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
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

又曰樊重門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
閣陂渠灌注資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
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貳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
老

又曰馬援辭兄况欲就邊郡田牧東觀記曰援以况出為

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

况欲就邊郡畜牧也以朴且從所好後援辭隗囂歸洛陽居數月而無他職任

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府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

林苑中帝許之

東觀漢記曰司隸校尉梁松奏特進防光廖廖子豫兄弟

父子並受爵土榮顯冠世多買京師膏腴美田作大廬近

帶城郭妨困小民

又曰郭丹字少卿南陽人累世千石父稚為丹買田宅居

業丹爲司徒視事五年薨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爲三公典牧州郡田畝不增

張璠漢記曰鄭泰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

華嶠後漢書曰范遷爲司徒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推與兒子

又曰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崗畔下有陂田常肆力自勤以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

魏志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於許得穀數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軍糧之患遂得以兼滅羣兇克平天下

又曰鄧艾遷尚書郎時欲廣川稽穀爲滅賊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三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又曰司馬郎爲丞相主簿以爲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

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時復之

又曰鄭渾遷陽平沛郡太守郡界下濕患水滂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竭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

又曰劉靖都督河北諸軍事又脩廣戾渠陂大過水溉灌薊南北三百里使種稻邊民利之

蜀志曰初諸葛亮自來成都有田十五頃子弟食自餘饒晉要事曰安帝義熙九年右丞張頊元議瑯琊及湖熟界有皇后脂澤田四十餘頃參詳悉以借食民

南史曰宋王惠兄鑿頗好聚斂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為

鑿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為

齊書曰王騫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田在

鍾山八十頃與諸兒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

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

梁書曰夏侯夔為豫州刺史率軍人於蒼陵立場溉田千

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也

又曰鄧元起少時嘗至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

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

後漢書曰高允為著作郎太武引見因問允萬機何者為

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眾允因曰臣少也賤所

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地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

萬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亦如之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

太平御覽 卷八百二十一
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帝善之除田禁悉以授百姓

又曰裴延儔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場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水旱不調延儔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畿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

北齊書曰帝賜穆提婆晉陽之田斛律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疋以擬寇難今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也由是提婆怨光

唐書曰貞元十六年盧羣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營田使羣先寄寓鄭州典質得良田數頃及授節度各以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召還本主時人稱美

又曰起居郎崔覲隱居城固山所有良田分給奴婢令遞

日供飲食之費覲與妻家事一不以問但水石自娛而已又曰溫造爲河陽節度觀察使復懷州古秦渠三縣棄地悉爲良田後造左遷由爲朗州刺史至則開後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名其渠曰右史渠
范子計然曰請問九田隨世盛衰有水旱貴賤願聞其情計然曰諸田各有名其從一官始以終九官所以設諸田差高下始進退也假令一直錢百金一直錢九百此略可知從一畝至百畝直是大貴之極也
孟子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又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傅子曰陸田者命懸於天也人力雖修水旱不時則一年功弃矣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爲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起對曰羣臣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田也漳水存其傍西門豹不知用是過也明日召史起問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對曰臣爲之民必大怨臣雖死願王使他人遂之王使之爲鄴令史起因往爲之鄴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避之乃使他人遂爲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號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斥鹵生稻梁

春秋後語曰趙列侯謂其相公仲建曰寡人所愛可以貴之乎曰富可也貴之則不列侯乃命以田萬畝賜善歌者二人公仲建許諾而不與居一月列侯之代還問曰與之乎曰未有可者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成以其所爭爲閑田此田不屬原平每蕭廣濟孝子傳曰郭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貨家資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之此田不屬原平汜勝之奏曰昔湯有旱災伊尹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收至畝百石勝之誡爲之收至畝四十石此田不屬原平越絕書曰吳北野禹櫟東所舍大畷者吳王田也舍人又曰富中大塘名勾踐治以爲義田也肥饒謂之富中盛弘之荊州記曰桂陽郡界有溫泉其下流有田恒資以浸灌常十二月種至明年三月新穀便登溫液所周正可

數畝過此水氣輒冷不復生苗
豫章記曰郡江之西岸有槃石下多良田極膏腴者一畝
二十斛稻米之精者如玉映澈於器中
續搜神記曰陽人姓何忘其名隱遁養志常至田舍人收
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一丈黃踈單衣角巾來詣之翻
舉其兩手並儻而來語何云君常見韶舞不足舞也便去
何尋遂遙向一山山有一穴裁容人其人即入穴何亦隨
之初入甚急前輒開廣便失人見良田數十頃何遂墾作
以爲世業子孫于今賴之

崔寔政論曰昔者聖王立井田之制分口耦地各相副適
使人饑飽不偏勞逸齊均富者不足僭差貧者無所企慕
王助上求賑貸民表曰昔在西京有鄠杜膏腴之饒池陽
谷口之利涇渭二川之水鄭國白渠之溉雲雨年成糞與

灌並畝貨一金號爲陸海

應璩書曰是以忽此蘇子帶郭之業求彼孫叔寢丘之地
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芒山

曹植表曰乞城內田及城邊好田盡所賜百年力者臣雖
生自至尊然心甘田野性樂稼穡

又籍田論曰營疇萬畝厥田上上經以大陌帶以橫阡奇
柳夾路名菓被園宰農寔掌是謂公田

唐明皇雜錄曰上命宇文融爲招田使融方恣睢稍不已
附者必加誣譖密奏以爲虛從愿廣致田園有地數百頃
上素器重亦倚爲相者數矣而又族望官婚鼎盛於一時
故上亦重言其罪但目從愿爲多田翁

又孟冬曰是月也勞農以休息之正歲之要

又仲冬曰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禽獸有放逸者取之不諱田獵取人無如犬狗

又季冬日冰已入令告人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

又王制曰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

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墾有五等收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天子國君者

左傳閔公曰衛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又昭元曰譬如農夫是薦是蓑薦鉏耒雖有錢鏹必有豐本日蓑

春秋元命苞曰周先姜原履大人跡生后稷扶桑推種生

故稷好農神泊行從道道必有跡而姜原履之意感遂生而好農知為倉

尚書盤庚上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勸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又洪範三曰農用八政農厚也厚用一日食勸農

又梓材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疆畝言為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為其疆畝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

論語子路曰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谷以穀漢書曰嗥日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亦出

又曰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有田一廛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為業後漢書曰王丹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

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勒者而勞之東觀漢記曰載酒肴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其墮爛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音力宜反同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辨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

又曰崔恢字行遜遷鄢陵令每至春農身到廬陌觀民耕桑農無廢業

東觀漢記曰樊重字君榮世善農稼好貨殖

南史曰梁張興世為方伯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

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鎌一耨一鉋一銓然後為農也

又曰北澤燒火照堂下管子入賀相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也

又曰善為國者使農寒耕而熱耘力歸于上異於田畝

又曰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戰勝者地廣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故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也

又曰先王者善為民興利除害故天下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

又曰一農之量饗百畝也

又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者也

孫卿子曰農精於田不可為農師賈精於市不以為市師
 又曰良農不為水旱不耕不耕不斂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其年讓畔
 國語管仲曰昔者先王處農就田野令農夫羣萃而州處
 察其四時四時樹藝權節其用耒耜耨芟權平也節其器
 宜也耨也所以擊草及寒擊槁除田寒季冬大寒之
 待時耕時耕也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疾速耰摩
 種時雨既至挾其搶刈耨鉋在掖日挾搶耨也刈以旦暮
 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襪襪也發襪篋
 籬衣也茅或作萌竹沾體塗足濡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
 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
 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暱近

呂氏春秋曰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者農夫得
 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

汜勝之書曰農士惰勤其功力相什倍
 又曰衛尉前上蠶法今上農法民事人所忽略衛尉勸之
 可謂忠國愛民之至

風俗通曰古者使人如借故曰籍田
 孫盛作南昌令教曰且欲先婚配境內然後督其農桑
 梁州記曰黑水村有魚池池上立美臺下四周有水左右
 官良田數十頃故以美農為名

周禮天官甸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
 共齋盛其屬府史胥徒也耕耨耒耜也王以孟春躬耕帝
 畝庶人謂徒三百人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
 而使庶人耘耔終也齋盛祭祀所用穀也

禮記月令曰正月天子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公五推諸侯九推鄭玄注曰帝籍為天伸借入禮成於三故天子三推早者勞故三公五推也

又曰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又少儀曰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

又表記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勸以輔事於天子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

左傳襄公七年曰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

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

其不從也天而後稷周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就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又襄公十三年曰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桑之長子也桑卒至此春十七

月既葬將立季札札諸樊而除喪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

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札雖

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又昭公五日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公子

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光吳公子闔員曰

彼將有他志光欲殺僚不利員用事余姑為之求士而鄙

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乃見專諸焉專諸勇士而耕於

穀梁傳成公曰邾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皆東畝欲

論語衛靈公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

祿在其中矣曰微子又微子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論語比考識曰叔孫武叔毀孔子譬若堯民曰我耕田而食穿井而飲堯何力功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韓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至於四月始可舉足而耕

又曰齊人青將討公孫無知辭其友其友曰耕田刈草農之力也討君之賊大夫職也

史記曰趙肅侯遊大陵出於鹿門大夫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而謝之

又曰伍子胥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故太子建之瓜子勝耕於野

勝耕於野

又曰陳涉少時與人傭耕輟耕壟上曰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子為人傭耕何富貴耶涉曰嗟乎燕雀安知鴻

鵠之志哉林少單貧自非子不取之外人豈欲學其未又曰高后立諸呂為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

忿劉氏不得勢常入侍高后醺飲曰請為太后歌田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疎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

戰國策曰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觀之疵曰舉士即民務名不好本朝上賢即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漢昭紀曰上耕于鈎盾弄田應劭曰昭帝九年未能親耕帝籍鈎盾有田近署故往試

又曰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

耕為戲弄也

又曰夏侯勝每授書謂諸生曰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後漢書曰王莽末盜賊起人皆憂移徙遁逃莫事農桑淳
于恭遂獨耕鄉人止之曰世方散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
爲恭曰正我不得食他人食之何傷柰何不耕

東觀漢記曰梁鴻乃將妻之霸陵山中耕耘織作以供衣
食彈琴誦書以娛其志

又曰承官將妻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隣熟人就認之官
悉推與去由是顯名

又曰第五倫爲會稽太守免官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
人物

魏略曰常林少單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
爲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自擔餉餽之林雖在田野其相
敬如賓

吳錄曰徵崇字子知遭亂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
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

吳志曰薛綜上疏云任延爲九真太守迺教其耕犁使之
冠履

晉書曰朱冲字巨容少有志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
耕藝爲事

又曰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維氏令初到官至
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
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
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榮養使老父不免勤
苦師甚異之

宋書曰王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
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自耕耳

齊書曰戴僧靜為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令耕種

梁書曰孔子袂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

懷書自隨投閑則誦讀勒苦自勵遂通經術

趙書曰東耕儀直殿中監鋪席於侍臣之南北面解匣出

御未跪授黃門侍中侍中釋劍擎跪以頽授尊太常讚曰

皇帝親耕籍田一推一反三推三反成禮侍中跪取耒以

授侍郎以授殿中監監復韜匣

管子曰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

又曰行其游野視其耕耘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以知

也

又曰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農不事賢行此三

者有罪無赦

又曰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

文子曰其耕不强無以養生其志而耕乎故不文不

晏子春秋曰有納書景公者云吾不知晏子之忠臣也公

以為然晏子入朝公色不悅晏子退而窮處東耕于海濱

墨子曰魯南鄭人吳憲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

又曰墨子之齊遇故人曰今天下莫為不若已墨子曰今

小人一人耕九人處耕者不可以不急何則食者衆而耕

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子宜勸我何以止我何以樂曰使

丈夫為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為之廢婦人紡

織之事

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

子高辭而耕禹往見之則在野

又曰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退而耕於潁水之陽終

身不見

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耕而王所以觀
 耕曰商子曰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為螟螣蚘胡多蠲之欲切
 亦大矣雖有詩書猶無益於治治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躬詣之伊尹囁然弗顧
 又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也
 孫卿子曰于路問孔子曰有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
 親而無孝名何也子曰但使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患無
 孝名也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林而死因釋耕而
 守株冀更得兔宋人笑之
 淮南子曰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
 揚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岳石之下名

振京師 傅子曰耕根車天子親耕乘之賜猪車畋獵乘之

山海經曰后稷播百穀始作耕

大輜曰昔帝堯之王天下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績之時

國語曰古者天子籍田后稷監之監太史贊贊王勸從

之王耕一墾一墾無耦無耦以一耦以一耦耕也班三之各三其上也王

廢公三卿九庶人終于千畝終盡

又曰管仲對齊桓公曰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

呂氏春秋曰匡章謂魏王曰今君行多者數百人皆不耕

而食此害稼亦甚矣

又曰人臣孝則事君忠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

又曰舜耕於歷山昌草生於是始耕

董生書曰禹見耕者五耨而軾軾而給給一平之食食大平大平而

賈誼書曰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耕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民有十年之蓄

說苑曰曾子衣弊衣而耕魯君使人致邑曾子不受曰受人者畏人與人者驕人終不受

太元經曰神農冬耕被服純青

崔元始正論曰宣帝使蔡登校民耕相三犁共一牛一人持之下種挽耬皆取備焉一日種頃也

拾遺錄曰需支夫善耕婦人善織以五色絲稍內口中兩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丈夫多力勤稼一日耨十頃之地

董正則傳曰劉恭嗣少有異才聞司馬操博物多通故往見焉遇其方耕執耒耜於壟畝之上於是釋耒下衽相就而言

任嘏別傳曰嘏字昭先樂安人有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

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耶耕者聞之慙謝還地

襄陽耆舊傳曰龐公襄陽人居沔水上至老不入襄陽城躬自耕耔其妻相待如賓休息則整巾端坐以琴書自娛觀其貌者肅如也

栢階別傳曰階爲趙郡太守朞月之間增戶萬餘路有遺一囊耕者見之舉以繫樹數日其主還取

石勒別傳曰石勒元康中流宕山東寄旅平原荏平界與師欣家傭耕耳恒聞鼓角鞞鐸之音勒私異之

琴操曰曾子幼小慈仁居貧無業以事父母躬耕力作隨五土之利四時惟宜以進甘脆嘗耕於太山之下遭雨雪寒凍旬月不得歸乃作憂思歌

宜耕異材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
不在數中磬折謂之中地磬折則調矣其與直者如
禮記月令季冬曰冰已入令告人出五種命農計耨耕事
脩耒耜具田器水既入而令有司告人出五穀之
韓詩曰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脩繕之至於四月始可以
舉足而耕也

魏志曰段灼上疏理鄧艾曰昔姜維有斷隴之志艾修治
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又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
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

梁書曰賀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
就父受業精力不怠

唐書曰永徽三年高宗親享先農躬御耒耜
淮南子曰清英之美始於耒耜清英酒也

耜

釋名曰耜齒也如齒之斷物也

周禮地官下山虞曰凡服耜斲季材以時入之季猶釋也

又秋官下曰籬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

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鄭玄謂萌之者以鈞鎌追地芟之

禮記禮運曰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無以入也

毛詩豳風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

畝田峻至喜三之日夏王月也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

又小雅大田曰以我覃耜俶載南畝覃利也時至民以其

又周頌曰良耜秋報社稷也晏晏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

穀實爾斯活粳粳猶測測也箋云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好含生氣善之耕熾蓄是南畝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

王隱晉書曰徐苗少孤家貧好學書晝執耒耜夜不廢讀

後魏書曰趙琰遣人買耜刃得剩利六百即命送還刃主

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

唐書曰高宗行籍田之禮躬執耒耜而九推焉禮官奏陛下台三推上日朕以身率下自當過之恨不終於千畝耳

初將籍田先止于先農之壇因闕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

左右曰田器農人執之事在於朴素心豈貴文飾乎乃命

徹之

國語曰周制有之曰民無懸耜言常用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野無與草

皆墾辟與深也

呂氏春秋曰六尺之耜所以成畝其耨八寸所以成畝高

注曰六尺為畝三尺為畝

釋名曰犁利也利則發土絕草根也

魏略曰皇甫隆為歙煌太守民不曉作樓犁用工甚費隆

乃教作樓犁省力過半

又曰弘農太守劉類多市犁鐮載所部買絲

管子曰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犁童子五尺一

犁以為三日之功令農始作服于公田

鹽鐵論曰庶人乘馬者足以代勞而已故行則服軛止則

就犁下種軛樓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至今三輔猶賴其利

遼東耕犁轅長四尺廻轉相妨既用兩牛兩人牽之一人

耕一人種二人軛樓凡用兩牛六人一日則種二十五畝

其懸絕如此

陳留者舊傳曰蕭令陳弇字叔明躬自握犁種五種穀有黃雀隨犁翔弇上

崔寔政論曰武帝以隨遇為搜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

唐書曰天寶初開砥柱之險以通流石中得古鐵犁鏵有平陸縣字因改河北縣名為平陸縣

後唐史明宗上顧謂侍臣曰朕昨日出城觀稼見百姓父子三人同曳犁耒者力農如是深軫予懷可賜耕牛二頭

耦

說文曰耦耕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

周禮地官下曰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耒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考工記曰耦廣五寸

二耦為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鄭司農云耒讀為籍杜子春云耒讀為助謂相佐助

又冬官曰匠人為溝洫主通利田耦廣五寸二耦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畹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

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耨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畎畎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

毛詩周頌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私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

國語曰吳王還自伐齊乃諄申胥諄告也曰昔吾先王體德

聖明達于上帝先王闡廬上帝天也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為言子胥佐先王猶耕者之有耦以成其事

董仲舒云禹見耕者五耦而軾過十室之邑而下見山仰之見谷俯之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首種不入舊說云

也又仲秋日是月也勸人種麥無或失時嘉穀無

又禮運曰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由生也

尚書洪範五行曰土爰稼穡種曰稼斂曰穡土稼穡作甘

甘味生於百穀

尚書酒誥曰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

長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

尚書考靈耀曰春鳥星昏中以種稷謂鵠火夏火星昏中

以種黍菽火也

孝經援神契曰土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黍麥倉赤宜菽汗

泉宜稻

泉宜稻

說文曰禾之秀實曰稼莖節為禾從禾家聲一日稼家事也一日在野曰稼

史記曰棄為兒時其游戲好種樹麻菽

漢書曰景帝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

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弊用不識其終始閒歲或不登

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

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採黃金珠玉者坐賊為盜二千石

聽者與同罪

又曰王莽篡位二年興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

於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如淳言藝文志

未又種五梁禾於殿中或曰五先鬻鶴髓齋音瑋瑁犀玉

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穀仙之術以樂

為黃門郎令主之

東觀漢記曰范充為桂陽太守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泉頭緼著衣民墮窳少麓履盛冬皆以火燎充令屬縣教民益種桑柘養蠶桑織履復令種紵麻數年之閒人賴其利衣履温煖

吳會分地記曰卞山者勾踐於此山鑄銅銅不鑠埋之生馬箠勾踐遣使者取徙於南社種之飾治以為馬箠獻於吳

陳書曰陳靈洗為重安公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

淮南子曰夫樹林者灌以梁水疇以肥壤疇壟也梁或作潦也一人養之十人拔之林必無餘枿

又曰昏弧中則務種穀二月昏時弧星中於南方朱鳥之宿也大火中則種

黍菽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四月建巳中南方也菽豆也虛中則種粟麥北方玄武之宿也

於南方也

又曰古者民茹草飲水食樹木之實羸蚌之肉多疹毒傷之患患害也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五穀相土地原隰燥濕肥

壤高下百草之滋味水泉甘苦令民知避就當此之時一

日而遇七十毒

又曰文公種米

呂氏春秋曰冰凍方固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

論衡曰后稷為兒種藝為戲

汜勝之書曰稗水旱無不熟之時又特滋盛易得蕪穢良田畝得二三十斛宜種之以備凶年又稗中有米熟時亦可擣取炊之不減粢米又可釀作酒武帝時令典農種之一頃收二千斛斛得米三升大儉可磨食之

又曰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禾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之則禾不蟲又取馬骨莖之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漬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撓如粥先種二十日以溲種曝勿令濕至種時以餘汁溲而種之則不生蝗虫無馬骨汁亦可用雪雪者五穀之精也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地中治種如此則收萬倍

又曰種傷濕鬱熱則生蟲取麥種候熟可穫釋穗大彊者秆束立場之高燥處無令有白魚取軋艾雜藏之欲知歲所宜以布囊盛粟諸物種平量埋陰垣之下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寂多者歲所宜

又曰凡田種麥為首傷於太稠者鋤而稀之秋以鋤以棘柴曳之以壟麥根故曰子荆欲富黃金覆土至春凍解棘

柴曳之絕其乾葉到榆莢雨時候土白復鋤如此收必倍冬雨雪止掩雪勿令從風飛去後雪復如此麥能旱多實春凍解耕和土種遊麥麥生成茂大鋤如宿麥也

又曰黍者暑也未生心天雨灌其心必傷無實初種時天霧令兩人對持長索夏去其露日出乃止種黍覆山鋤治如禾法欲稀於禾

又曰大豆保歲易為宜古之所備凶年也大豆生載甲而出種土不可厚厚則折項不能上達屨於土中而死

又曰種稻春凍解地氣和時耕冬至後百三十日種大稻時也

又曰種麻預軟和田二月下旬三月上旬傍雨種其秕又曰種泉春凍解耕治其土春草生布糞田復耕平摩之又曰種小豆忌卯辰禾忌丙黍忌丑麻忌辰稗忌未

寅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甲凡九穀忌日不種之避
其忌不可敗傷諸事忌禁日此非空言也其道自然若燒
黍穰則害瓠也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可種葵四月可收冬葵子六月六
日可種葵中伏之後可種冬葵八九月可種乾葵
物理論曰稼借種也古今之言云尔夫稼農之本也

說言曰耘除田間穢也

左傳昭元年曰晉趙文子曰譬如農夫是穠是藎穠耘也藎苗爲

毛詩甫田曰耘或耔黍稷薿薿

又周頌曰載芾載柞其耔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論語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包曰大人老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

夫子包曰夫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植其杖而芸孔曰植

草曰

宋書曰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遊田元景等鳴
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
夫貧賤不可畢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
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撿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
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於是插杖而耘不爲之
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

管子曰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鍾千萬千室之都必
有千鍾之藏藏鍾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

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
自任者輕

賈誼書曰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糝吏請以粟公曰夫百姓响牛而耕曝背而芸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哉粟養人也何以其養鳥也

說文曰耔壅禾本也

晉書曰陶潛歸去來曰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釋名曰耨似鋤以耨禾也

左傳僖公下曰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盥之曰季也冀晉邑耨鋤也野饋曰盥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

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

爾雅曰斫斷謂之定郭璞曰鋤屬也捷為舍人曰斫斫名定廣雅曰定耨纂文曰養苗之道鋤

耨如銍柄長三尺刃廣二寸以封地除草也

魏書曰公孫淵官屬上書曰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

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鑄

淮南子曰耨者剡耜而耕摩蜃蜃大蚌也摩令利用耨除草也

又曰芴先稻熟農夫耨之者不以小利害大穫芴利

又曰聖人之用兵若擲髮耨苗所去者少所利者多

呂氏春秋曰先生者為米後生者為糝是故其耨也長其

兄而去其弟養大殺小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

取其粟而收其糝

鑄

釋名曰鑄誅也主以誅除物根株也

說文曰鑄斫也齊謂茲基一曰斤柄性自曲者也

管子曰美金以鑄戈劔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

夷屬耨試諸木土夷鉏類也屬耨鑿類

又曰匠人有感斤楊故繩可得斷也

孟子曰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

待時

茲基田器

說文曰耨摩田器也

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

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

辟世之士哉耨而不輟

賈誼書曰秦民借父耨鋤猶有德色

廣雅曰銍謂之刈

纂文曰江湖以銍為刈也

尚書禹貢曰二百里納銍

銍刈謂禾穗也

說文曰銍穫禾短鎌

釋名曰銍穫禾鐵也銍銍斷禾穗聲也

說文曰錢鈹也古田器也

世本曰倕作鈹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鈹然後成農

釋名曰鈹亦鈹類迫也迫地去草也

毛詩周頌良耜曰其饒伊黍其笠伊紉其鈹斯趙以媻茶

蓼

又周頌臣工曰命我眾人庠乃錢鈹奄觀銍艾

也錢云奄人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觀之也

太平御覽

卷八十五

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三

手諸臥...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四

資產部四

稭

稽

拮

架

園

圃

說文曰稭刈禾也

毛詩小雅曰歲聿云暮采蕭穫菽

又周頌良耜曰穫之桎桎積之栗栗

尚書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

拔邦人大恐

又大誥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爾雅曰桎桎穫也

南史曰齊文惠太子常幸東田觀穫稻范雲時從文惠顯

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虞喜志林說晏子曰景公為長府有風猶作不已晏子歌曰禾有穗兮不得穫秋風至今盡零落歌終而流涕公乃止之

命查金穀曰穡

說文曰穡穀可收嗇也愛澁也

尚書大誥曰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

畝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乎

又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相小人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

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

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小人之勞乃為逸豫遊

戲乃叛諺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

物理論曰穡猶收也古今之言云爾稼農之末農本輕而末重前緩而後急稼欲少耨欲熟收欲速此良農之務

拮

毛詩大川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

穗伊寡婦之利秉把也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滯

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為利

東觀漢記曰栢榮遭倉卒與族人元卿俱拮拾投閑輒講

元卿謂曰卿但盡氣耳當復有施用時乎後榮為太常諸

子謂元卿曰平生笑吾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家安能

豫知此

魏略曰焦先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拮拾不失大穗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結草以為蓑裳被頭徒跣每出見婦

太平御覽

卷八百一十四

人則隱翳須去乃出

王隱晉書曰庾袞字叔褒年飢拮者猶殷袞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間既拮焉從者以為徒拮也拮無傍掇

晉書曰夏統字仲御幼孤貧養親以孝聞每採拮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蟛蠧以資養

宋書曰沉道虔居武康北石山下常以拮拾自資同拮者或爭穰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

庾廙行別傳曰君妻樂氏生子澤初君與妻拮而產於澤遂以命之

架

釋名曰架加也加杖於柄頭以搃穗而出穀也或曰羅架三杖而用之或曰以杖轉於頭故名之也

廣雅曰拂謂之架

說文曰拂架也拂擊禾連架也

國語曰權節其用耒耜耨芟耨拂也所以擊草

方言曰僉宋魏之間謂攝及或謂之度自關而西謂之拂

僉連架也所以打穀

王褒僮約曰刻木為架屈竹作把架擊禾也

園

說文曰園所樹菓也

易賁卦曰賁于丘園束帛芟芟

毛詩車隣駟驥曰駟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

之樂焉始命命為諸侯也秦始附庸也遊于北園四馬既閑閑習也

又國風將仲子兮曰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園以樹木也檀強勒之木

又小雅鶴鳴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何樂於彼蔦樹檀也上其

樹檀下其蔦

周禮天官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鄭注云園蕃也

史記曰董仲舒廣川人以治春秋當孝景時為博士下帷

講誦三年不覲於舍園

漢書梁孝王傳曰王有罪入朝乘布車從兩騎入匿長公

主園張晏曰布車喪人乘之也

又曰田蚡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向自坐東向以為漢相

尊不可以見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

縣器物相屬於道

後漢書曰竇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

田沁水公主明帝女

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遊園指以問憲

憲陰喝不得對陰喝猶噎塞也陰音於禁反後發覺帝大

喝音一介反或作鳴鳥故反

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奮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

為馬愈猶差也以念使人驚怖皆永平中常令陰博鄧豐二人

更相糾察以陰鄧皆外戚恐其喻多故使更相糾察也博陰與之子也故諸豪戚莫敢

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切切猶勤勤今貴主

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弃憲如孤雛腐鼠鳥子生而啄者曰雛

也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川還主

雖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續漢書百官志曰灌龍園在洛陽西北角

謝承後漢書曰吳祐遷膠東侯相時戴宏父為縣丞宏年

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讀之音奇而候之亦與

為友宏卒成儒宗知名東夏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

仕身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

又曰中平二年造萬金堂於西園

獻帝春秋曰呂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
 布曰昔在洛會浸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者不
 早相得故也
 魏略曰顏斐為京兆太守起菜園使民投閑灌治之
 魏志曰明帝之幸郭元后也毛皇后愛寵日衰景初元年
 帝遊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日宜延皇后帝弗
 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見帝后曰昨遊宴北
 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
 魏略曰青龍十二年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
 寮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
 其中
 又曰馬鈞居京都城內有地可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
 轆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

晉書曰華廙免官後栖遲家巷武帝登凌雲臺望見廙昔
 藉爾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又曰
 王隱晉書曰王衍字夷甫戎叔父也終於平北將軍家故
 甚豐親故借衍車馬帳帳器物者衍因與不復錄資財盡
 出洛城西先人舊園川上
 又曰王戎為荊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
 又曰孝宗欲於後園修立池苑江道諫以強賊未滅宜旌
 軍備嘗存儉約以率羣下
 又曰汜騰字無忌應孝廉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歎
 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
 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
 南史曰臧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
 宋書曰茹法亮於宅為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

竹林花藥之美公家園林不能及
又曰沈道虔居武康白石山下有人竊園中菜道虔自外
還見之即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

齊書曰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
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趣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
交耶荅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
珪大美之

又曰豫章王嶷薨後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
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
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
梁書曰徐勉為書式其子崧曰中年聊於東田閒營小園
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爾又以郊
除閑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

又曰劉慧斐隱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
園時人仍謂為離垢先生

燕書曰愍帝時有異爵素質綠首集于端門東園樹棲翔
二旬而去夏以異爵故大赦名東園曰白爵園
後魏書曰胡太后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
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

又曰高聰為中尉所彈遂廢于家斷絕人事唯修營園果
世稱高聰梨以為珍異
又曰元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菓皆出其園
又曰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

北史曰齊盧景裕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叔父
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真素自
得由是世號居士

北齊書曰河南獻王孝瑜值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爲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效劇劇營造後周書曰後周文帝在天遊園以金卮置筵上令公卿射中者即以賜之宇文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耳唐書曰何潘仁西域胡人也家富於財潘仁厚自奉養引致賓客煬帝時嘗犯法懼罪遂亡入司竹園鳩集亡命衆至數萬及義兵起求得平陽公主而奉之以應義師莊子曰漢陰丈人爲園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灌一日浸百畦子貢教以爲桔槔列子曰楊朱見梁王曰王者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

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韓子曰昔弥子瑕寵於衛君與遊於東園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愛我哉

淮南子曰夫臨江之鄉其人汲水以澆其園江水弗減也又曰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藜蓼爲之不採

言人畏之說苑曰吳王欲伐荆告左右曰敢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懷丸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三日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黃雀方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蟬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得其前利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兵

風俗通曰園援也從口表聲四皓園公亦本園者

玄晏春秋曰又好桑農種藏之事且養雞鶩園圃之事勸
不舍力焉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明帝時常山獻巨桃核此桃霜下結
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常使植於霜園此園皆植寒
果也

又曰魏明帝起靈禽之園方國所獻異鳥獸皆畜此園也
世說曰王子敬入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識主
人徑往其家顧方集賓友酣宴園中而王遊歷既畢指麾
好惡傍若無人

又曰簡文幸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
林水便自有濠梁間想覺鳥獸自來親人

又曰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片金管不釋鋤與瓦石

不異華投而擲之

向秀別傳曰向秀常與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
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桂陽先賢贊曰蘇耽常聞夜有衆賓來耽告母曰人招耽
去已種藥着後園梅樹下治白病一葉愈一人賣此藥過
足供養

仇池記曰城東有苜蓿園園中有三水碓

三秦記曰漢武帝名園曰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
名含消

又曰漢武帝菓園有大栗十五枚一升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過行見恐盜者
覺怖走竹傷其足挈履徐步歸

幽明錄曰武宣程羈偏生未被舉家常使種葱後連理樹

生於園圃凡宜栽種園圃者未始取殷仲堪遊園賦曰爾乃杖策晨遊以詠以吟落葉掩蹊菓下成林志曰園圃者養其樹也曹植詩曰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劉謐之天公賤曰昔申酉之際遭湯旱流烟今子歲值堯水滔天火延燒其廬水突壞其園二木謝玄與姊書曰比二日東行遊步園中已極有任家湖形模也妙想矚此亦小有所散

園

說文曰種菜曰圃

毛詩雞鳴曰東方未明析柳樊圃枉夫瞿瞿

又七月日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周禮地官下曰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蒧珍異之物

以時斂而藏之

果棗李之屬蒧瓜瓠之屬珍異蒲桃枇杷之屬

禮記射義曰孔子射於瞿相之圃觀者如堵牆

左傳莊公日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

之圃以為園圃園也遂奉子頹以伐王

又僖公下曰秦師襲鄭鄭使皇武子辭曰鄭之有原圃猶

秦之有具圃也

又哀公下曰衛侯為虎幄於籍圃

於籍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為飾也

論語曰樊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莊子曰古之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遊於逍遙之廬食於

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

無出也古謂是采真之遊

韓子曰景公欲移晏子家於豫章之圃晏子辭

孟子曰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也場師治圃者梧櫟皆木名楸棘酸棗言此以喻人捨大養小如賤場師也

淮南子曰崑崙山有䟽圃之地滿之潢水三周

山海經曰淮水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即縣圃也

風俗通曰圃補也從口甫聲

拾遺錄曰崑崙山第二層下有芝田蕙圃皆數萬頃羣仙種耨焉

曹植籍田賦曰夫凡人之為圃各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乎薺好苦者食乎茶好香者植乎蘭好辛者植乎蓼至於寡人之圃無不植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五

資產部五

蠶

線

羅車

簍

絡車

柅

機杼

梭

三宮之夫人蠶

周禮天官下內宰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蠶于北郊郊人以純陰為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

又夏官馬質曰馬質掌質馬禁原蠶者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

禮記月令季春曰是月也命有司無伐桑柘愛蠶食有司謂主山林之

官乃修蠶器蠶器謂簿槌蠶筐之類后妃齊戒享先蠶而躬桑以勸

又孟夏曰是月也蠶事既登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

蠶事季春吉祀皇后享先蠶先蠶天駟享先蠶而後躬桑示率先天下也

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后妃獻繭進其成功也乃收繭於十而取一以桑為均者謂用桑多則繭多桑少則繭少貴賤長幼為差

又檀弓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蠶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

死而子臯為之衰匡范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蠶有匡范也蟬綏也綏謂綏也蟬綏長在腹下

又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

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大昕季春朔月之朝也諸侯夫人三宮半使露氣燥乃以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

又祭統曰是故天子親耕于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于北

郊以共純音縑服諸侯耕於東郊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

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

春秋文耀鉤曰商紘絕蠶合絲紘將絕蠶合絲以待用也

春秋考異郵曰蠶陽者火火惡水故食不飲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蠶以三月葉類會精合相食

爾雅曰蛾羅蠶蠶音龜蠅桑繭食桑葉作繭蝮繭即今蠶也蝮繭食繭葉者蝮繭皆蠶類

史記大官書曰正月上甲風從東方來宜蠶

續漢書日光武建武二年野蠶成繭民收其絮

又輿服志曰貴人助蠶璆瑁釵蠶珥

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來觀內

以為娛樂

謝承後漢書曰南陽范充為吳桂陽太守教民植桑締紵

之屬養蠶織履民得利益

吳錄曰南陽郡一歲蠶八績

後魏書曰世宗正始年徐州蠶蛾喫人庭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二人時高肇專政聚歛不息

隋書曰江湖之南一年蠶四五熟

唐書曰武德中梁州言野蠶成繭百姓採而用之

又曰文德太后率內外命婦有事於親蠶

又曰開元中上命官中食蠶親自臨視欲使嬪御已下知女工之事及蠶罷獲絲甚多因以賜焉

又曰天寶中益州獻三熟蠶緊厚白淨與常蠶不殊

又曰大曆中太原府清河縣人韓景暉養冬蠶成繭詔給復終身

韓子曰蠲似蚰蠶似蠋人見蚰驚駭見蠋則毛起而漁者

持蠲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貴育也

淮南子曰季春后妃齋戒東鄉就桑省婦使觀蠶事

又曰蠶食而不飲三十日而化

又曰食桑者有絲而蛾

又曰蠶食譽而不飲

又曰蠶餌絲而商絃絕商絃金聲也春蠶吐絲金死故絕驥星墜而渤海

決驥星流星也勃海水之勃怒也

又曰原蠶一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法禁之者以其殘桑

淮南方畢術曰白芳七結浴蠶

又曰僵蠶使馬不食欲愈之以桑拭口鼻即食矣馬喜齧人亦以僵蠶眉拭唇即不齧也

抱朴子曰甘始以藥粉桑長蠶蠶得十月不老

金樓子曰楊泉蠶賦序曰古人作賦者多矣而獨不賦蠶

乃為蠶賦是何言歟楚蘭陵荀況有蠶賦德淵近不見之

有文不如無述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求神仙朔言能上天取藥上知其謾欲極其言即遣方士與朔上天朔曰常有神來迎我後方士晝卧朔邊口呼若極真者吾從天上還方士遽以闔上以爲面欺下朔獄朔泣曰臣幾死者再天公問臣下方何衣朔曰衣蠶蠶何若曰啾啾啾仁廉類馬色班班類虎天公大怒以臣爲謾繫臣司空使使下問還報有之乃出臣今陛下以臣爲詐願使使上問之上曰齊人多詐欲以喻我我止方士也罷方士

東方朔占日正月旦音日不風清明宜蠶

列仙傳曰園客濟陽人姿兒好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娶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一旦五色蛾止其香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蠶時有女夜至自

稱客妻客與俱蠶得繭大如盆

郭子橫洞冥記曰寒青之國其國人皆以鳥爲衣其地多霜雪陰翳忽見日從南方出則百獸皆鳴國俗以爲祥異有蠶色青長一丈亦曰青蠶績其絲大如指一絲可羈絆牛馬國人常以十丈充黃門之廐以拘馬也巨象師子常令以此一絲繫之

古今注曰元帝永元四年東萊郡東弁山有野蠶爲繭收得萬餘石民人以爲絲絮

司馬徽別傳曰人有臨蠶求徽簇者徽便以與之自弃其蠶

搜神記曰舊說太后古時有人遠征家唯有一女并馬一疋女思父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吾將嫁汝馬乃絕韁而去至父所父疑家中有故乘之而還馬後見女輒怒而

奪擊父恠之密問女女具以答父乃射殺馬曝皮於庭女
至皮所足蹙之曰爾馬而欲人爲婦自取屠剥何如言未
竟皮蹙然起卷女而行父還失女後大樹枝得女及皮乃
盡化爲蠶績於樹上其繭厚大異於常蠶隣婦取養之其
收二倍今世或謂蠶爲女兒古之遺語也
拾遺錄曰真嶠之山名環丘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右
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綵織爲文錦入
水而不濡投火則經宿不燎海人獻堯以爲黼黻
顏氏家訓曰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
南不信有千人種帳及來河北不信有萬石舟航皆實驗
也
齊諧記曰正月半有神降陳氏之宅云我是蠶神能見祭
當令蠶百倍今人正月半作鮓糜像此也
一云吳郡張誠

皇后親蠶儀注曰皇后躬桑始將一條執筐受桑將三條
女尚書跪白曰可止執筐者以桑授蠶母蠶母以桑適金
室也

先蠶儀注曰親蠶前三日太祝令質明以太牢祠先蠶也
周遷古今輿服雜事曰蠶始生后食之三灑而止
三輔故事曰始皇后葬用金蠶二十箔

玄中記曰大月支有牛名爲日及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
明日瘡愈漢人入此國以牛示之以爲珍異漢人曰吾國
有蟲大小如指名爲蠶食桑葉爲人吐絲外國人不復信
有蠶也

又曰化民食桑三七年化能以自裹如蠶績九天生翼七
年而死去琅耶四萬里
神異經同
林邑記曰九真郡蠶年八熟繭小輕薄絲弱縣細

永嘉郡記曰永嘉有八輩蠶
三月蠶三月蠶三月蠶
四月蠶四月蠶四月蠶
五月蠶五月蠶五月蠶
六月蠶六月蠶六月蠶
七月蠶七月蠶七月蠶
八月蠶八月蠶八月蠶
九月蠶九月蠶九月蠶
十月蠶十月蠶十月蠶
十一月蠶十一月蠶十一月蠶
十二月蠶十二月蠶十二月蠶

永嘉郡記曰永嘉有八輩蠶
 也蛭珍三月既績出蛾取卵七月八月便割蠶生多養之
 是為蛭蠶欲作愛者取蛭珍之卵藏內瓮器中隨器大小
 亦可十紙百紙蓋覆器口安冷水使冷氣折其山勢僅得
 三七日然後剖生養之謂為愛珍亦愛子績成繭蛾生卵
 勿七日又剖成蠶多養之此則愛蠶也
 顧微廣州記曰吳黃武三年遣交州治中呂瑜發趙嬰齊
 豕得金蠶白珠各數斛
 廣志曰有原蠶有冬蠶有野蠶有柞蠶食柞葉可以作綿
 焦贛易林允之坎曰飢蠶作室緒多亂纏端不可得
 又震之允曰秋蠶不成冬種不生

龍魚河圖曰蠶沙宅亥地大富得蠶絲吉利
 仲長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
 方驗於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温而飽之則
 用日少此寒温飢飽之為脩短驗於物者也
 物理論曰使人主養民如蠶母之養蠶則其用豈徒絲蠶
 而已哉
 雜五行書曰舍南種棗九株辟縣官宜蠶桑
 又曰二月上壬取土泥屋四角宜蠶吉
 呂氏本草曰石蠶一名沙蟀神農雷公鹹無毒生漢中治
 五淋破髓肉解結氣利水道除熱
 孫卿蠶賦曰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疾温
 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
 是謂蠶理

閔鴻蠶賦曰體龍頸而驥喙邁敏素於羔羊

左思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

古艷歌曰日出東方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

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

陸機詩曰老蠶晚績縮老女晚嫁辱會不如老鼠翻飛成

蝙蝠

蔡邕書曰家祖居常言客有三當死夜半蠶時至入室家

也今者一行而犯其兩

嵇康養生論曰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餘日

裴頠崇有論曰鳥無腭肺蛤無五藏蛭以空中而生蠶以

無腭而育也

線

禮記祭義曰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問者及良曰夫人

縑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縑遂朱綠之

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

至也三盆手者手三淹也凡縑每淹大揔而手振之以出縑也

說文曰縑繹繭為絲也

尸子曰夫繭合而弗治則腐蠹而弃使女工縑之以為羔

錦

列仙傳曰園客蠶得繭大如盆縑一繭數十日縑訖俱去

莫知所如濟陽今有華蠶祠已備於前故此小略

羅車

通俗文曰織織謂之羅音碎受緯曰孚羅車

方言曰羅車趙魏之間謂之歷鹿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

道軌

孫德施羅車賦曰惟工藝之多門偉其麗乎創形擬老氏

之一散分應天運以迴行秉轉屈以成規兮不辭勞以自
傾故其用同造物功參天地軒轅垂衣因其以濟袞冕龍
旂用康上帝勳存王室惠流皂隸觀其微風興於輪端霧
函散于輟輻制以靈木絡以奇竹危朝日以投貞兮准暈
月以造象若洪輪之在椎兮似蜘蛛之結網爾乃才藝妻
妾工巧是嘉或織綿組或匠綾羅舒皓腕於輕輪兮煥擬
景乎鏡華絲成妙於指端號拒幽兮而相和象蟋蟀之鳴
戶兮類寒蟬之吟家

籰

方言曰籰援也音爰兗豫河濟之間謂之棧郭璞注曰所以絡絲
說文曰籰收絲者也或作觸從角閒聲

絡車

方言曰河濟之間絡謂之格郭璞注曰所以轉籰給事也

易姤卦曰繫于金柅金者堅剛之物柅者制動之至
通俗文曰張絲曰柅也
說文曰欄絡絲欄從木爾聲讀若柅

機杼

毛詩谷風大東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
字林曰唐女涉機下所履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見布好出家婦燔其機也
列女傳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也羊子出學後得遺
金一餅以與貞義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浣行反裘負薪古
人知其害樂羊子慙而弃之學一年復歸貞義引刀趣機
曰此織生於蠶桑治於絲繭加之機杼一絲而累以至丈
尺今若斷之損弃成功稽廢日月夫子積學當日知所無

中而廢歸何異斷機哉羊子大慙復出七年不歸
列子曰紀昌者學射於飛衛曰爾先學不瞶而後可言射
矣紀昌歸偃坐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率挺二年之後
雖錐末到背而不瞶也

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也

伯余黃帝臣也

綖麻索縷手經指挂

後世爲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

傅子曰舊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馬生者

天下之名巧也思其遺日喪功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

異變因感而作

王逸機賦曰舟車揀寓麓工也杵曰碓磴直巧也槃杆縷

小用也至於織機功用大矣上自太始下訖義皇帝軒龍

躍庶業是創俯系聖思仰攬三光悟彼織女終日七襄爰

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勝復

迴轉刻象乾形大庭淡泊擬則川平先爲日月蓋取昭明

三輔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圓綺錯極妙

窮奇兔耳踰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竄身匿蹄高樓雙峙

以臨清池遊魚銜餌瀟灑具陂鹿盧並趨纖繳俱垂宛若

星圖屈膝推移爾乃垂輕杼攬床帷動搖多容俯仰生姿

古詩曰纖纖擢素手扎扎弄機杼

又曰皎皎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巧妙不得秉機杼

梭

通俗文曰梭織具也所以行緯之梭

鄧粲晉書曰謝鯤隣家有美女鯤挑之女以梭投之折其

兩齒

異苑曰陶侃嘗捕魚得一梭還插着壁有頃雷雨梭變成

赤龍從屋而躍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五

文曰刻刻自表絲織為衣之本...
 古詩曰織婦織素手...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去織婦拔園葵...
 戰國策曰甘茂謂秦武王曰曾子處費人有與曾子同名...
 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之母母曰吾子不殺人也織自若...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六

資產部六

織

紡績

漂

澣

織

說文曰織作帛摠名也經織從絲也緯織橫也經緯綜機

禮記內則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

左傳文公止曰仲尼曰臧文仲妾織蒲三不仁

毛詩谷風大東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去織婦拔園葵

戰國策曰甘茂謂秦武王曰曾子處費人有與曾子同名

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之母母曰吾子不殺人也織自若

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曾子母懼投杼踰墻

魏略曰太祖始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循及清河長公主劉早終丁養子循子循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公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於戶外復云得無尙可耶遂不應太祖曰真決矣遂與絕

魏志曰中山恭王衮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儉約勃妃妾紡績經織習爲家人之事

吳志曰陸凱上疏云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便改奢侈不蹈先跡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

又曰華嚴上疏云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

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勦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唯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

南史曰齊孝宣陳皇后家貧少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

唐書曰盧坦爲壽安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就坦請延十日府不許令人就織而輸勿顧限也違之不過罰令俸耳既成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

墨子曰使婦人爲之廢紡績織維之事
莊子曰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又曰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織請其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猶自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母曰婦人不

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心
韓子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爲我織組令如是組已就而
效之其組異善起曰非詔也使衣而歸其父請往之起曰
家無虛言

又曰魯人身善織履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
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履之也而越人舟行縞爲冠之也
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也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
可得乎

國語曰勾踐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夫人之所織則不
衣十年不收於國

焦贛易林蒙之無妄曰織帛未成緯盡無名長子逐兔鹿
起失路

列女傳曰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織問曰學何所

至矣子曰自若也言未母以刀斷其織子懼而問其故母

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

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則是不免於斯役而

無以離於患禍何以異於織績而中道廢而不爲豈能衣

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孟子懼且夕勤學不息

又曰文伯相魯湯姜謂之曰吾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耳

經者總絲縷以成文夫幅者所以正枉也不可不強故幅

可以爲將枉曲也幅強乃能正曲將畫者所以均不服也

故畫可以爲正畫傍也正官長也總縷得物者所以治蕪

與莫莫也故物可以爲都大夫物謂一丈墨也不知丈尺

也治民理衆也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綱也可以爲大行

人綱使縷交錯出入不失理也推而往引而來

者交好鄰國不離畔也大行人主使命者推而往引而來

者綜也綜可以爲關內之師內師收合人衆使令有節關

內師主境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為內史均謂一齒受
數猶內史也服重任行遠道正直而固者軸也可以為相
大任堅固不卷死舒而無窮者摘摘者可以為三公
而後已有若軸舒而無窮者摘摘者可以為三公勝謂
舒而不窮喻三公道德潔備無匱竭也文伯載拜受教
孝子傳曰董永性至孝而家貧父死賣身以備棺斂既葬
即詣主人將償其直路逢一女子云能織願為永妻永不
得已與同詣主人問其故永具以對主人曰必爾者但令
爾婦為我織纈百疋於是妻為主人織十日百疋具焉主
人大驚即遣永夫妻出門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也卿篤
孝賣身葬父故天使我為卿償債耳言終忽然不見
仇池記曰仇池縣庫下悉安織婢綾羅綉布數十張機
崔元始正論曰僕前為五原太守土地不知緝績冬至積
草伏卧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吾乃賣儲時得

二十餘萬詣鴈門廣武迎織師使巧手作機及紡以教民
織具以上聞

古艷歌曰孔雀東飛苦寒無衣為君作妻中心惻悲夜夜
織作不得下機三日載正尚言吾遲

古歌辭曰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為挾琴上
高堂大人且徐徐調絃遽未央

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
杼

被徒元書曰宜脩田農作園圃織紉紡績為坐作之本利
常令供養之物有兼副

紡績

左傳昭公五年曰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以為嫠婦寡婦
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棄之因紡績連所紡以度成

以報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而隨之而出

毛詩國風東門之枌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婆箋云績麻絲婦人之事也

疾今不為

又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載績絲事畢而麻事

起矣

漢書曰張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

又曰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織婦女一月得四十五

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三輔決錄同

晉書曰鄭袤妻曹氏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奉養

南史曰宋表粲幼孤飢寒不足母琅郎王氏太尉長史延

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

又曰齊劉楷為交州與垣曇深同行曇深未至交州而卒

曇深妻鄭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

到鎮晝夜紡織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

又曰梁武丁貴嬪少時與隣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

而貴嬪弗之覺也鄉人魏益料娉之及成而武帝鎮樊城

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擘統則貴嬪也

又丁氏因人以聞之於帝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

又曰諸暨東滄里屠氏女父失明痼疾親戚相弃鄉里不

容女移父母遠住紆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

陳書曰陳靈洗為公侯數妾無游手普督之紡績至於散

用貲財亦不儉恠

隋書曰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其夫相見未幾而

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之間姑及伯叔皆相

繼而死覃氏躬自節儉晝夜紡績畜財十年而葬喪為州

甲所敬上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以十而轉其
又曰鄭善果母清河崔氏既寡之後恒自紡績每夜分寐
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
耶荅曰嗚呼汝年已長成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
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
先人之用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
擅其利以為富貴哉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止自王后下
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
其可自敗名乎
唐書曰永泰二年夏賜安南節度婦金氏兩丁侍養金氏
本賊帥陶齊亮之母以忠義訓齊亮齊亮不受遂與齊亮
絕自績而衣自田而食州里稱之仍詔本道使每季給銀
二兩充衣服以終其身

國語曰魯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
家而主猶績言家有寵不常績也懼忤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位其尊又為大宗
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
未之聞耶僮不達也言已居官而未聞道
春秋後語曰甘茂奔齊路逢蘇代將為齊使於秦甘茂曰
臣得罪於秦逃遁至此遁潛也無所容跡容跡猶容足也吾聞貧人
女與富人會績貧人女曰我無錢以買燭而子燭幸有光
子可以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斯在也言貧女斯在此一便也
今臣困而子方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秦願君以
餘光振之振整也又贍給之義蘇代許諾
列女傳曰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人也隣婦李吾之屬
合燭相從夜績徐吾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火光有餘分
我餘光無損子明而我為斯便不亦可乎

異苑曰昔有老姥雨夜紡績斷失鑊所在姥獨罵云何物鬼擔去戶外卽有應言斲寄避雨實不偷鑊自執覓姥驚懼窺外無所見鑊亦尋獲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常山人父業經爲鄭鄉亭長母陳氏隨業舍於亭傍靈芸年十七生居貧賤至夜每聚隣婦夜績以麻蒿自照

漂

說文曰漂水中擊絮也

史記曰韓信從下鄉城下釣有漂母見信飢飯信資漂數十日

越絕書曰伍子胥至漂陽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中子胥曰豈可得食乎女曰諾卽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與之子胥謂女子母令之露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投瀨水之

中吳越春秋同

莊子曰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爲事

郭象注曰其藥能令手不拘折故常漂絮於水中也

泝

禮記禮器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泝衣濯冠以

朝君子以爲隘矣隘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幹衣濯冠儉不務新

又內則曰父母舅姑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泝

手曰漱足曰泝和漬也

又曰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

皆漱泝貴人大夫以上也

又曰妾子生三月之末漱泝夙齋見於內寢

毛詩葛覃曰薄汗我私薄泝我衣汗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

大雅

卷八

七

七

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

其於則私也澣謂濯之耳又柏舟曰心之憂矣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則不澣矣箋云衣之不澣則憤辱無照察

漢書曰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

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

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榆身自澣酒師古曰親謂父也中

謂父也中近身之小衫若今小衫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

以為常

晉書曰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侍衛莫不潰散唯嵇紹以

身捍衛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

左右欲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又曰鄭袤妻曹氏食無重味服澣濯之衣

宋書曰左僕射謝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坐輒唾

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又曰江湛為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無一
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為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
後起

梁書曰武帝雖衣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

卷指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

又曰昭明太子統欲以已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澣衣膳不

兼肉

南史曰陳王遂之率素衣裳不澣几案塵黑

唐書曰肅宗性儉約衣服無綺繡嘗出衣袖示韓擇木曰

朕已三浣矣

淮南子曰楚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澣衣

仲長子昌言曰攻玉以石澣布以灰

龍魚河圖曰婦人無以夫衣合集澣之使之不利

韓詩外傳曰孔子南遊適楚至阿谷隧有處子佩璜而澣者孔子抽觴以受子貢曰以觀其辭子貢曰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欲乞一飲婦人口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流而趣海欲飲則飲何問婢子

風俗通東海王景興議曰晏平仲以齊君奢故澣其朝冠振其鹿裘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二十七

資產部七

市

說文曰市買賣所也

周禮天官甸內宰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

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市朝者君所建國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市陰陽相承之義

又地官下司市曰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量豆斛之屬度

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

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市雜聚之與言國君

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帑命夫

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又曰司穢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鬯者與其穢亂者出入

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屬遊也鄭司農云以若不

可禁則搏而戮之

又秋官掌戮曰凡殺人者陪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陪

尸也肆猶申也陳也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

周禮冬官匠人曰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王官所居也祖宗

當中經之涂也

禮記月令仲秋日是月也易闢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

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

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

又王制曰有珪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

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

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

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錦文珠

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五穀不時果實未

熟不粥於市草木不中伐不粥於市伐之非時禽獸魚鼈

不中殺不粥於市穀之非時

又曰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碎市典市者賈

薄也賈則用物貴奢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

又曰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必共之者

之也書曰克明德慎罰

左傳文公曰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惡視之毋出姜也

故復發傳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

哭魯人謂之哀姜

又宣公七年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又宣公下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齊不假道于宋及宋宋人

殺之楚子聞之怒投袂而起履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

外車及蒲胥之市秋楚圍宋也

又昭公三年日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日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辭曰塏燥也

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眾也不敢勞

已宅公笑日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日既利之敢不識乎

又日昭公十九年楚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

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猶人忿於室家

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山言楚子能

毛詩國風日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

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又日定之方中衛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官室

論語比考讖日從善釋釋繼負如歸市爵不失德故耻無道主徙歸茂德之

君釋釋相壽及之兒

古史考日神農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脩祝融脩市

戰國策日王孫假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

日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王孫假乃入市

中日淖齒亂齊殺閔王欲與我者祖右市人從者四百人

與之誅淖齒

又日齊桓公宮中九市管仲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之非

也

漢書日曹參相齊使者召參去屬其後相日以齊獄市為

寄慎勿擾也後相日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日夫獄市者所

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奸人安所容乎

又日楚王戊與吳通謀申公白生二子諫不聽乃胥靡之

應即日詩云若此无罪淪胥以鋪衣之赭衣使杵臼雅春

靡刑名也晉灼日胥相也靡隨也

於市

又曰尹翁歸河東平陽人曉習文法大將軍霍光秉政諸
霍在平陽奴客持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之為市
門吏莫敢犯者

又曰何武兄弟五人皆為郡吏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
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辱捕顯家顯怒欲
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為眾先奉公吏不
亦宜乎

又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又曰司隸校尉解光奏王根縱橫恣意大治宮室第中起

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

又曰永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拊循貧弱不私豪強長安宿

豪大獵東市賈萬城西市萬章箭張禁酒趙放

晉灼曰箭張禁酒趙放

放此二人作酒箭之家尊以正法按誅皆伏其辜

又曰人君不理則畜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

後漢書曰寇恂為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

人潁川部將諸軍部恂捕得繫獄時向草創軍犯營法率

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恥

東觀漢記曰樊君重治家產業起治廬舍高樓閣陂池灌

注竹木成林六畜雜果檀漆桑麻門成市

又曰江革客東海下邳備貸以養父母下邳知其孝市買

輒與好善者雖無錢任貰與之

又曰光武以蔡遵為市令上家人犯法遵格殺之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日買

一片猪肝屠或不肯為斷也安邑令出勅市令遂買得仲

叔惟問其子道狀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

去之沛

又曰京兆尹閻興召第五倫署督鑄掾領長安市平銓衡正斗斛其後小民爭訟輒云第五掾平市無姦枉欺詐之巧

又曰更始在長安官爵多群小里閭語曰使兒居市決作者不能得備之市空返問何故曰今日騎都尉往會日也猶是四方不復信向京師

又曰王郎起上在薊邸移檄購上上令王霸至市中募人將以繫邸市人皆大笑舉手柳榆之霸慙而去

又曰竇融請孔奮置議曹掾守姑臧長天下擾亂唯西河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胡羌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日輒致豐積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

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經

又曰張揖字公超隱居必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輒略曰荆軻者其先齊人也與燕之狗屠及高漸離為友軻嗜酒日與狗屠飲於燕市漸離擊筑荆軻和之而歌相泣

魏略曰趙岐逃難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年二十遊市見岐察非常人乃停車問曰賣餅幾荅曰賣餅三十嵩曰視子非賣者當有怨者乃載岐歸家

魏志曰遼東送表尚首懸在馬市牽招觀之悲感又曰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為讎典韋為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為候者門閉懷匕首入殺

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去永居近市一市盡駭
追者數百莫敢近

又曰表紹以董昭領魏郡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
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以爲閒乘虛掩誅輒大克破之
又曰顏斐爲北京太守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
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
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爲斐直
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
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爲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將
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

又曰梁習爲并州刺史鮮卑大人育延常爲州所畏一旦
將其部落五十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
聽到州下又恐爲所略於是乃許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

勅郡縣自將治中已下軍往就之市場未畢而市吏收縛
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
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民習乃使譯呼延延
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爲使諸騎驚駭
耶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

吳志曰孫皓愛妾或使人至市賤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
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訴皓皓大
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

晉書曰羊祜都督荊州卒而州人正市聞祜卒皆號慟罷
市
宋書曰申道坐法當弃市羣臣爲請莫得將行刑始興公
沈慶之入市抱垣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
亦當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尋宥

蕭子顯齊書曰帝於芳樂苑中立市太官每且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酷貴人潘氏為市令帝為市魁執罰爭者就潘氏決判

管子曰市者貨之准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得百貨貴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事用節矣

又曰自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五十里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百五十餘里

又曰禁放虎於市以觀其驚

司馬法曰殷戮於市威不善也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

列子曰昔齊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孟子曰市廛不征則天下之商皆悅願藏於市

鄆市宅也

又曰軻少貧母將在墓間識葬埋事又徙在市側軻知市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識書禮之義

孫卿子曰賈精於市不可為市師

韓子曰鄭人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入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

又曰衛嗣公使人為客過市關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其時客過而子女金女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又曰商太宰使少庖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眾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戒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矢市吏甚怪太宰知

之疾也乃聳懼

又曰龐勸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夫亦遣為

市立有聞無以詔之卒遣行不測其由也市者以為令

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姦大夫雖告以命彼亦不信故不敢為姦也

又曰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

王信之乎王曰不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三人

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

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

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問之曰殷國將亡亦有妖

災乎其一人對曰殷君善治宮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周書

春秋後語曰初廉頗之免於長平歸也失勢故人賓客盡

世紀

去及復用客乃復主頗謝遣之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天下市道交君不知之耶君有勢我即進君無勢我即去此固其理君何怒焉

春秋後語曰伍子胥囊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社陵無以餬其口坐行匍匐稽首肉袒而鼓腹吹簫乞食於吳

市又曰秦孝公使公孫鞅定法令既具恐人不信乃立

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十金

又曰蘇秦在齊齊大夫多與爭寵而使人刺之不殊而走

絕齊王求賊不得蘇秦將死乃謂王曰臣死之後王車裂臣殉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刺臣之賊必得矣齊王如其言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又曰始皇初立尊呂不韋為相國時諂候多辯士如荀卿

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亦使其客著所聞集論二十餘萬
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理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
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改定一字者與
千金莫能有定者
相譚新論曰扶風漆縣之邠亭部言本大王所據其民會
曰相與爲夜市如不爲則有羞
風俗通曰市井俗說市井者言至市有所鬻賣當於井上
洗濯令其物香潔然後到市
又曰陳留太守泰山吳文章少孤遭憂衰之世與兄伯武
相失別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計共鬪伯武毆文章欲報
擊之心中惻愴手不能舉大自怪也因投杖於地觀者咸
嗤笑之遂相問乃真兄弟也
列仙傳曰陰生者長安中渭橋下乞兒也常止於市中乞

市中厭苦以糞灑長吏試之收繫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
又欲殺之乃去灑者家室自壞殺十餘人長安中謠曰見
乞兒與美酒可以免破家之咎
神仙傳曰李阿者蜀人也傳世見之不老如故常乞於成
都市所得隨以與貧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宿處
漢名臣奏曰太尉屬應劭司徒屬孫嵩司空掾孔仙議以
鮮昇隔在漠北大羊爲羣無君長之師廬落之居又其天
性貪而無信故自漢興至于茲數犯障塞吏民創楚不與
交關唯至朝市反成靡服非畏威懷德實玩中國珍異之
故耳
三輔黃圖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爲會市
但列槐樹數百行爲隊無牆屋又爲方市闡門周環列肆
商賈居之都商亭在其外

漢宮殿疏曰交門市在渭橋北頭也李里市在雍門東交道亭市在便橋東

細柳倉市在柳倉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字德儔陽愚嘗絳衣絳帽牽猪過市

乞人與語偽不聞常騎牛周遊

陸機洛陽記曰三市大市名金市在大城中馬市在城東

陽市在城南

衛玠傳曰少時乘白羊於洛陽市舉市共觀咸曰誰家璧

人於是家門州黨遂號曰璧人

趙書曰豐國市五日一會

三秦記曰秦始皇作地市與生死人交易令云生人不得

欺死者物市吏告始皇云死者陵生人走入市門斬

斷馬脊故俗云秦地市有斷馬

山謙之丹陽記曰京師四市建康大市孫權所立建康東

市同時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鬪場市隆安中發樂營人交易因成市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七

金澤文庫

漢宮殿前曰交馬市
華商志曰五長文字
華商志曰五長文字
華商志曰五長文字

太平橋對嶽嶺八
太平橋對嶽嶺八
太平橋對嶽嶺八

金鞞文車

營人突是州
市圖註立燕
營人突是州
市圖註立燕

